

# 傅秉勛川西成仁記

王元輝

民國十八年秋天，我在四川涪陵見到黃埔軍校五期同學傅秉勛兄與郭汝瑰。他們當時都在郭汝瑰軍中工作，傅秉勛任營長，郭汝瑰任連長。秉勛在郭軍中甚為傑出，作事精明而對人豪爽，治軍嚴而待下寬。

郭汝瑰軍被調整為第二十六師以後，奉調出川剿匪，駐軍湖北陽新，秉勛隨往。二十年春，秉勛赴日本入士官學校，未畢業，因九一八事變憤而回國。此後好幾年，他都在漢口，當二十六師的辦事處長。我在二十五年間也在漢口工作，與他常相往還。二十六年七月五日，何應欽將軍與顧祝同將軍飛重慶主持川康整軍會議，秉勛和我奉派隨往，擔任聯絡工作。

抗戰軍興，秉勛依然回到原來的部隊，開赴前方。八一三淞滬會戰時，他任四十三軍二十六師一百五十一團團長。在大場之役，他「擔任馬橋宅地區防務，正當日寇主攻所在，……官兵傷亡過半，而他抱定必死決心，指揮若定，陣地屹立，且及時反擊，予敵軍重創」：這是當時他的師長劉雨卿先生，後來在四川文獻「傅秉勛將軍傳略」中所描述的情形。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，

我在漢口聽到四十三軍副軍長兼參謀長蕭毅肅將軍說，秉勛在馬當之役，「戰到他那一團只剩下他一個人的時候才奉命退却的。」

二十七年秋，秉勛奉調回四川，在潘文華軍中工作，我也奉調回四川參加省政府保安工作，我們密切聯繫，大家的工作都進行得很順利。

三十二年，秉勛又到前方，先在三戰區司令部工作，後調到部隊，由二十一軍一百四十七師副師長升任該師師長。二十一軍軍長劉雨卿先生說：「秉勛曾在浙江開化縣主持二十一軍幹部訓練班，規畫週詳，以身作則，員生受其陶冶，咸思自效；爾後二十一軍在抗戰末期能發揮高度戰力者，秉勛教導之力為多。」

抗戰勝利後，傅秉勛進陸軍大學，畢業於將官班第二期。時全國軍隊整編，原二十一軍軍長劉雨卿任整編二十一師師長，秉勛任副師長；這一師於三十七年三月會奉調來到臺灣駐防過一段時間。不久以後，秉勛奉調回川，任一百零四師師長，那是集合許多編餘部隊成都附近以待整訓的一個師。友人許伯超兄說，「秉勛戍守新津機場時，與士卒同甘苦，共食息，士兵一個個紅

面粗膀，是當時很少見的精良部隊之一」。友人徐天秩兄當時任彭山縣長，在彭山見到秉勛的部隊，他形容「那些軍官都粗獷而富有貔貅意味」。許徐兩兄都暗中稱道「這是一枝打游擊的好隊伍」：蓋當時局勢日非，「打游擊」已成爲許多人想像中的前途。

大局急劇逆轉，三十八年九月，胡宗南將軍移軍入川，設「川陝甘邊區綏靖主任公署」於綿陽。十二月七日，楊森將軍奉中央電令到綿陽來接任綏署主任。當時，胡宗南將軍在成都，綏署中只有林樹恩兄（特別黨部書記長）和我（秘書長）負責。我們代表胡將軍把綏署印信交給楊森將軍以後，命留下的人員把所有武器物資運往江油，準備到川西北「打游擊」。胡宗南將軍在電話上同意我們的作法，但是要我們先到成都一行。到成都，胡將軍給了我一個新任務，要我到龍泉山區去把那號稱十萬人槍的民衆武力組織起來，給他們的任務。我在龍泉山的風雪中奔走七八天，回到成都，舊疾復發（頸竇炎）；同時，劉文輝鄧錫侯等叛變，路道不通，我們不能去江油了。胡宗南將軍這時候兼任西南軍政長官，在勵

志社辦公，我和林樹恩也住勵志社。

十二月二十二日晚間，秉助忽然到勵志社來看我的病，並且說，要和我作長夜之談。他說，他是剛從川東作戰下來，部隊急待整頓，他特來請示胡宗南長官，胡長官已照他的要求而予以補充了。他現任七十二軍的一百零四師師長，軍長是郭汝瑰。當他的部隊通過內江的時候，郭汝瑰要他把部隊開到瀘州去，他不從，毅然率隊西上。因為當時郭汝瑰已公開投共。秉助與郭汝瑰是

同期同學，多年同事，又是至親（秉助是郭汝瑰的妹夫），而今又是部屬，秉助却不顧一切，只說一聲「人各有志」，便把部隊拖走，這是郭汝瑰始料所不及的。——正談話間，忽然有人來傳達胡長官的命令，說「從現在起，絕對不准離開」。秉助立刻判斷，「你們要撤退了」。以當時的情勢而言，要撤退是必然的，只是何時撤往何處，都不知道；有人揣測將撤往雲南的霑益，秉助說「霑益已經靠不住了」。他又說：「我的部隊又將何往呢？我看，只有到川西北打游擊的一條路了」。我曾在川西北第十六區兼任任行政督察專員四年，因把那地區的山川形勢、人事、物產等等為他作了一番詳細的介紹，一直談到精疲力竭不能再談為止；這真是一次長夜之談了。最後，秉助忽然很嚴肅地向我講：「假如你有一天遇見若愚（他的夫人，時在臺灣），請你告訴她：我們現刻留在仁壽家裏的三兒一女，有我哥哥照顧，請她放心；在她身邊的一兒兩女，我相信她必能教養成成人，能為國家社會有所貢獻，我也放心。我的將來難以預卜，但我一定奮鬥到底

，死而後已，這是軍人天職。」——天亮了，林樹恩兄來催我上車。我一夜不曾合眼。秉助此時似已入睡。我很想叫醒他，又不忍叫醒他，我十分難過。

我和林樹恩兄同乘一輛吉普車，跟隨著若干車輛開往久未使用的雙流機場；因為鳳凰山機場久已關閉，但是聽說直到那時還有成千上萬的人日以繼夜地在那裏等候飛機呢！我們在雙流機場等到下午，才有十三架運輸機降落下來。上機時，有人苦勸少帶行李，以便多搭幾個人，我未加思索就把自己的被蓋捲拋棄了！子然一身裹在一件長夾克中睡在機上，又是一夜無眠。秉助最後的幾句話不斷地在我腦海中翻滾：「死而後已」，「軍人天職」。下機後，才知道已經到了海口。胡長官宗南將軍所乘的一架飛機則降落三亞。胡長官電告我和樹恩暫到臺北待命，他自己不久又從三亞飛往西昌去了。

在臺北，有一天我接到胡長官的電報，要我馬上到西昌。我立刻聯想到：「到西昌就容易打聽秉助的消息了。」由辦事處袁處長的安排我決定了行期；但是，到臨走那一天，袁處長說，「不必去了，胡長官自己都要來了。」

三十九年三月，在臺北的報紙上忽然出現「傳秉助投匪被通緝」的報導！傳夫人異常氣憤。她說，「這真是天大的冤枉。秉助當初能拒絕郭汝瑰的命令，而把部隊拖上成都去找胡宗南長官，這就可以說明他永遠不會投匪了。」當時的國防部次長蕭毅肅將軍也堅決不相信秉助會投匪。幾天以後，秉助忽然從靖化打電報到保密局！通

緝令乃被取消。

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那天，當我們的飛機飛向海口之際，秉助率隊離開成都，從各部叛軍的夾縫中，衝破許多艱難險阻，才打進川西北山區在靖化建立起第一個游擊基地。靖化在川西北山區中氣候較為溫和，能產少量的稻米，有名的金川瓜子，金川雪梨，和許多金川的珍禽異獸也出產在那裏。滿清的乾隆皇帝，曾徵調了十幾省的兵，花幾千萬兩銀子，費好幾年工夫，才把金川征服。

秉助佔領靖化，川康甘青為之震動，共匪極為惶駭，趕急築路造橋，配合空軍，猛力進犯；秉助戰到最後，不得不放棄靖化縣城，引兵東去，越過重重大山進入黑水，與當地的「山胞首領」蘇永和和合作，又在「麻窩」建立起第二個游擊基地。——這是四十年七月的事。黑水原來是梭磨土司的屬土，蘇永和原是黑水三個「頭人」之一，麻窩是蘇永和的「官寨」。蘇永和在十幾歲的時候就以「一顆子彈至少要打死一個人」的槍手聞名於岷江上游一帶地區。民國十九年，漢軍統領劉耀奎想開採黑水的金礦並砍伐黑水的森林，率隊前往，被蘇永和打得落花流水。二十二年，蘇永和在黑水截擊竄川共匪，擄獲甚豐。從此以後，蘇永和不但統一了全部黑水，就是松潘關內各部也不敢不向他低頭，他儼然是川西北各部盟主，聲威遠播甘肅青海。

秉助到達川西北以後，先後給了我五個電報，大意是「弟擬在十六區及甘青邊境建立游擊根據地，努力爭取，可能有八萬人槍。……蘇永和

供我官兵糧食，誠屬難能可貴。……」四十一年十月的西元電中說：「匪自在馬爾康成立軍區以後，對黑水不斷施以壓力，要蘇交出本部官兵。……弟擬把握時機努力爭取。……如不成功，當一死以報黨國也。」

四十二年五六月間，我在一場晚餐席上，聽到保密局的何龍慶兄告訴我，「秉助已經有幾個

禮拜沒有消息了。」我哭了。聽到朋友的惡劣消息而痛哭失聲，這是我生平第一次。根據國防部資料，「傳部轉戰川康邊區兩年餘，先後與共匪作戰大小戰役一百數十次。最後共匪調遣大量匪軍與配合民兵圍攻，迄民國四十二年五月十四日，傅秉助將軍在四川松潘查理寺被俘，不屈，自殺成仁。嗣奉追晉為陸軍中將。」

「死而後已」，秉助已盡了「軍人天職」；川西北至此全部淪陷，那一面最後飄揚於岷山上空的，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也隨着傅秉助將軍的壯烈成仁而消逝了！

秉助的夫人，郭若愚女士，含辛茹苦三十年，已將她身邊的一兒兩女教養成人，都有很好的成就，她實現了秉助的遺言。

# 「壯遊八十年」序

陳立夫

文化為人類智慧成果之累積。後人如能多讀前人之書，多作慎思明辨之功夫，自可免蹈前人之覆轍，獲益良多。惜乎愚而好自用，賤而好自專者，比比皆是，是故文化日進遠不及時代進展之速，殊可悲也。

少時讀孟子書，其引伊尹之言曰：「天之生斯民也，使先知覺後知，使先覺覺後覺。予，天民之先覺者也。時以斯道覺斯民也，非予覺之而誰也」。乃知人人應對文化有繼往開來之責任。其有益於人類之事物，應予宣揚，其有害者則舍而隱之，以免播惡于眾也。

根據以上之認識，余常勸告親友曰：「人生至多百年，其間有可留供後人效法之事物並不多，不妨筆之於書，及時印行之。蓋今日印刷事業如此之便利與發展，初版如需修正，則於二版時為之，不必如昔人之謙讓自抑，必待

百年之後，經子孫或好友之到處搜集材料，出版供作紀念，致其內容與精神，遠不及本人撰寫之有系統與目的。且今之子孫，其所學者不同於其父母者十之九，更無此遐譽與孝思，以盡繼志述志之心懷也。及身自述，實為明智之舉也。」

老友陳廣沉兄，與余成為兒女親家，時相過從，無話不談，一日余以陰陽五行之科學解折告之，引起其極大興趣，遂以其所擅長之數理以解釋易經，使四千餘年吾國之高深學理，易以了解。余以為習理工如吾人者，乃能復興中華文化，而不被人誤解為復古也。廣沉兄智慧過人，飽讀經書，其立身處世，深受儒家思想所影響，忠信篤敬，好學深思，其機械工程教育，在國內得之於交大，在國外深造於伊大

（伊立諾大學），回國後，在津浦、浙贛、滇緬等鐵路服務甚久，學以致用，遠勝於余，無忝所生，可謂大幸。其後奉政府派往美國，爭取租借法案中之鐵路器材及聯合國救濟總署之救濟物資，均能竭智盡忠，達成任務，勞怨不辭，清廉自守，其在任內所遇艱辛及其突破艱辛之經過，不少可供後人所取法者，其退休公職後，自願降級以任中學教師（以其資歷，足以任大學教授而有餘），有二十年之久，在數學公式方面亦有發明，受人尊敬，樂由自得，更有大丈夫能屈能伸之氣慨，殊可欽也，余遂以勸親友者勸之，蒙其接受，遂乘八秩突慶之辰，刊印憶述，索序于余，義不容辭而贈一聯以作頌言曰：

事若可停都合棧，人非有品不能貧。